

溫州府志



00549

卷

温为平



鈍筆叢鈔卷二十二目錄

執文

勾踐夫人烏鳶歌二首

百里奚妻虞嬭歌三首

虞姬和楚王垓下歌一首

烏孫公主悲歌一首

蘇武妻荅武留別詩

王昭君怨詩一首

卓文君白頭吟二首

晉沈琬前溪歌二首

崔曙踏歌詞二首

遼蕭后回心院詞十首

徐勉迎客曲送客曲二首

葉水心橘枝詞一首

江鈍翁橘枝詞一首

唐李廓鏡聽詞一首

桃葉團扇歌一首

綠珠懊儂歌一首

程嘉燧荔枝酒歌一首

白玉蟾琵琶行一首

盧仝月蝕詩一首

劉基二鬼詩一首

齊諧記

金瓶梅

卓文君白頭吟一首

晉書

蘓海妻答海留別詩

王昭君怨詩一首

襄敏咏雙玉燭下燭一首

烏紗公主悲燭一首

白雲夫人白雲燭一首

百里奚妻哭燭一首

蘇文

鈍筆叢鈔卷二十二目錄終

安國項氏水竹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二十二

為秦時堂上刊樂器
百里奚歌人秦其妻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執文

里奚妻

子

歌

越去勾踐夫人烏鳶歌

名媛詩歸

越為吳所敗

勾踐去國事吳身為臣夫人為妾及渡浙江夫人見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

因據船慟哭

而作歌王聞歌中心自悼乃謂夫人曰孤何憂吾之六翮脩矣遂入吳共稱人臣

子夫差後

卒滅吳

哀

仰飛鳥兮烏鳶凌系虛子號翮集洲渚子優恣啄鰕矯

翮子雲間任厥性子往還妾無罪子負地有何辜子謹

天飄獨子西往孰知返子何年心惛惛子若割淚泫泫

子雙懸

彼飛鳥子鳶鳥已迴翔子翕蘇心在專子素鰈何居食
子江湖徊復翔子游揚去復返兮於子始字君兮去字
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離我國子去吳妻衣褐
子為婢夫去冕子為奴歲遥遥子難極冤悲痛子惻腸干
結子服膺於子哀子忘食願我身子如鳥身翺翔子矯
翼去我國子心遙情惋子誰識

百里奚妻虞房歌 名媛詩歸

百里奚將適秦其妻以門閨烹鷄母餞之後奚
為秦相堂上作樂所饋澣婦自言知音曰撫弦
而歌問之乃其故妻還
為夫婦亦謂之虞房歌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竽今曰富貴忘我
為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鷄今日富貴
忘我為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藜
搯伏鷄西入秦五羊皮今日富貴捐我為

黃樂虞姬和楚王垓下歌名媛詩歸

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烏孫公主悲歌名媛詩歸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
烏孫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之歲時一

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
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

吾家嫁我子天一方遠托異國子烏孫王穹廬為室子
羶為墻以肉為食子酪為漿常思漢土子心內傷願為

黃鵠子歸故鄉

蘇武妻答武留別名媛詩歸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將蘇武厚幣賂往遣單于武乃作詩留別其妻答之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

冽寒蟬鳴寒蟬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忍

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月馳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

黃鵠悲鳴戲清池

黃葛王昭君怨詩
名媛詩歸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芑桑養育形容生
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曠身體粗穢志念抑沈
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
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子母子道里
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卓文君白頭吟
重意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生
平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
御溝上溝水東西流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相推與

無親為誰驕
淒淒復淒淒
嫁娶不須啼
願得有心人
白頭不相離

其二
竹竿何嫋嫋
魚尾何篸篸
男兒重意氣
何用錢刀為
齒如馬噉草
川上高士嬉
今日相對樂
延年萬歲期

晉沈琬前溪歌 筆乘

焦竑曰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二首

前溪滄浪映
通波澄綠清
聲絃傳不絕
寄汝千載名
永使天地并
其蕪美黃白
長山集千卷
桑養首涿谷
黃葛結蒙籠
生在路溪邊
落花隨水去
何當順流還

亦不復鮮

雀曙踏歌詞

筆乘

願良當曰王豔下願

蘇若蘭

焦竑曰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
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花黃
歌响舞行分艷色動流光

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
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
咲樂暢懽情不盡着天明

遼蕭后回心院詞

古今文致轉多更育雙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
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

面掃深殿侍君宴

拂象床凭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卧恰當天處少輝
光拂象床待君王

拂香枕一半無雲錦為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淚痕慘

拂香枕待君寢

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

塊鋪翠被待君睡

裝繡帳金鈎不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

樣裝繡帳待君眠

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

人疊錦茵待君臨

展瑶席花咲三韓碧咲妾新鋪玉一床從來婦權不終
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綵暈對妾故作青熒
熒剔銀燈待君行

熱重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毀賤自沾御香香徹
膚熱重爐待君娛

張鳴琴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窓前風雨
聲張鳴琴待君臨

徐勉迎客曲送客曲 升庵外集

楊升庵曰古者宴客有迎客曲送
客曲亦猶祭祀有迎神送神也

錦筆叢鈔 卷三
絲管列舞袖陳含聲未奏待嘉賓羅絲管陳舞席斂袖
嘿唇迎上客

袖續紛聲委咽餘曲未終高駕別爵無美景已流空紆
長袖曲不留

葉水心橘枝詞

香祖筆記

王阮亭曰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則泛言風
土如楊魚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專
咏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叙
為桔枝詞止及汪鈍翁曾擬其體

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挂踈籬判霜翦露裝船去
不唱楊枝唱橘枝

吳江鈍翁橘枝詞

即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
勸即莫羨楚江萍

李廓鏡聽詞

章穀才調集

匣中取鏡辭灶王羅衣掩盡明月光昔時長著照容色
今夜潛將聽消息門前地黑人來稀無人錯朝夕歸更
深弱體冷如鉄繡帶菱花懷裡熱銅片銅片如有靈照
見行人千里形

桃葉團扇歌

名媛詩歸

桃葉者王獻之妾也獻之歌曰菼葉復菼葉渡
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桃葉遂荅

團扇歌

三首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意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即玉手曰風托方便
 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良竹綠珠懊儂歌 名媛詩歸

石崇謂綠珠曰我為尔得罪珠泣曰當効死于君前曰自投于金谷楼下而死珠嘗作懊儂歌

綠布澁難逢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游戲出孟津

程嘉燧荔枝酒歌 荔枝譜

徐勣曰順昌雪花火酒以荔枝投之決旬而出
 濃艷幽沉如西施醉倚玉床太真温泉出浴用
 泥封固其酒至隔歲開之滿室作新荔枝香然
 閱茶襄譜各製其備而不知釀法豈公嗜茶而
 不知飲耶新安程孟陽于殷
 司馬坐中嘗曰作荔枝歌一首

君不見杜陵諸老賓客左劈輕紅右拈碧至今浣花詩
句中春酒荔枝色相射誰將巧意相和漫便釀荔枝作
春酒重碧輕紅兩有無萬里瑩然落吾手風流司馬霜
鬢須玉盤珍羞十萬鋪天輸尤物慰好事一勺分潤詩
腸枯銀瓮乍發香氣麝玉杯映色清有無北客浪傳酒
如乳吳儂已墮涎成珠主人貪竒樂更殊金屏咲出如
花珠自將風骨比妍麗羅襦玉膚不用摹韶顏若并化
為酒玉山共倒誰當扶君不見坡仙流離南海噉百顆
一官為口誇良圖何如三絕眼前是果為醺醪入醍醐
但憾古人不見爾君我不樂何為予

白玉蟾琵琶行 古秦文致

長江浩浩送千古江流不斷魚龍舞蘆花荻花愁暮雲
天風吹我落盆浦移舟回首思故人淒然一登琵琶亭
琵琶亭下秦天遠琵琶亭下楚江清嗚呼我祖唐少傅
兜率天中已歸去客來倚棹問漁翁香山居士今何處
冰魂雪魄挽不回濤山浪屋空崔巍檣烏驚起水鷗睡
遠船明月夜徘徊謫官江左秋風慘江上黃昏月黯黯
那看送聞琵琶况對怨女不相感洛陽城下蝦蟆陵下
有甲妓何娉婷花落色衰昏舶客獨守孤舟伴月明手
撫琵琶意嗚咽挑攏揅抹緩復急大絃哀小絃悲孤舟

嫠嬾豈不泣霓裳纔歇六么鳴四絃盡作裂帛聲碧落
黃泉兩淒苦幽愁嬌恨不堪聽凜如猿咽梧桐晚欸若
鶯春晝暖鷓絃轉處如胡笳官調彈時若羌管江州司
馬一斷腸燈前老泪如雨滂老婦低眉嬌滴滴琵琶掩
面羅衣香初彈如珠復如縷一聲兩聲落花雨訴盡平
生雲雨心盡是春花秋月語羅衣搵泪向人啼妾是秦
樓浪子妻流落烟塵歸未得青樓昔在洛陽西今嫁商
人豈妾意一曲蕭騷夜無寐秋風吹破居士心琵琶聲
聲墮珠泪居士左遷鬱小邦鼎鼐志願猶未降聞其曲
聲見其語萬斛愁腸如秋江江花江草廬山下春江花

朝秋月夜江風颭颭江水寒不見長安十年話當時風
月亦有情為伊翻作琵琶行居士悲樂似此嬾此婦激
發居士情居士還朝此婦死琵琶古聲今已矣邦人江
上建此亭古往今來亭下水柿葉翻紅楓葉荒烟壓蓬
月墮檣星霜磨老香山句香山骨冷今如霜亭空濶情
何極一思古人一歎息兩岼黃蘆今畫樓山水窟中安
樂國江國淒涼人自愁香山一去三百秋長江不管愁
人恨泪與江波還共流九江風月嗟無主孤月依然幾
今古江頭愁絕到三更琵琶不作亦淒苦我來適是九
世孫思賢懷古獨銷魂悲風如舞琵琶調哀鳥如歌琵

琴絃古人去去不復返孤亭寂寞寒江遠琵琶無聲萬
艇橫留得廬山遮醉眼

五言廬仝月蝕詩

唐文粹詩選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
萬木夜殭之寒氣巔負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
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瞳矐初疑
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
事發有物不食來輪中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
拉摧百鍊鏡照見胆平地埋寒灰火龍飛出腦却入蚌
蛤胎植環破壁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始磨踪滅跡須

史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
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燈看揜莢如玳瑁今夜吐
敵如長虹孔隙千道射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
行念此日月者太陽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
汲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
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光滅朔月掩
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
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幸且非春時
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淥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艷鳥
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聞古老說蝕月

蝦蟆精徑圓千里入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可從海窟
來便解緣青冥恐是睚眦間措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
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三帝混
漭不可知何故瞳子坐使蟲豸欺長嗟白鬼搗靈藥恰
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鬼夫何為憶
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熠丹砂焦六合
烘為窰堯心增百憂天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立
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戢戢
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旛麾幢旒駕車六九
五十四頭蛟螭蚪掣電九火斬汝若蝕開齧吾輪御轡

執索相爬鉤推蕩轟匄入汝喉紅鱗鳥燒口快領鬣倒
側聲酸鄒撐腸挂肚礚礚如山坵自可飽死不偷不
獨填饑坑亦解克心憂恨汝時當食埋頭撒腦不肯食
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
請汝劉嗚呼養虎被虎嚙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思非類
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
眼固應一安得嫦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搽春喉戈去此
睛上物初既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
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搨沙中地上蟻虱
臣全昔訴帝天皇臣心有鈇一寸可剗妖蠶癡腸皇天

安國理氏水仙亭金書

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
與小心風颭排闥闔入紫宮密邇玉几前劈拆奏上臣
仝頑胷敢死橫干天代天謀甚長東方蒼龍角插戟尾
捍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治東方宮安
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刺頭戴井
冠高連杵月蝕鳥宮十二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
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貶
鬼眼赤突音拱窩鳥罪不可罪西方攫虎立倚倚音斧為
牙鑿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蠶一變固當軟羨見似不
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準擬不準擬北方

文粹卷之
無天味同
天

此篇與詩錄本
異未知何據係取
文釋校之

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
夏蟹一種味且當臠其肉一底板沒售處唯堪支床脚
不中鑽灼為天下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
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眠不吊歲星胡其仁榮惑矍鑠
公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食月蟲年年十月朝
太支盧謫罰何灾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
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
激鋒芒生恒州陣斬鄺定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天唯兩
眼失六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
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喚舉陶

鬼一問而今三台文昌宮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
磊落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
四天市旁捺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張矢引滿反射人
天狼呀啄明煌煌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
思旦夕遙相望蚩尤簸旗弄旬始槌天鼓鳴琅璫枉矢
龍蛇行眉目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
萬黨構架何可當眯目疊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
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拂除沙磧如山
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沒殞雨如抨漿似天會事發
叱喝誅姦狂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

公所以止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玉川子詞訖風色緊
格格近月墨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墓精兩吻自決
拆初露半個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墓獨誅磔
腹肚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
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
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吐
咄頗合孔意浮玉川子咲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
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
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灾沴
無有大小瘡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

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

天完兩日照下萬方土更不替萬萬古

黃山谷送王郎中詩漁隱叢話

此詩體格新奇 古作中罕觀者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

彩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中之磊

落菊制短世之頽齡墨以傳于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

來兄弟之情

劉基二鬼詩明詩綜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為肉石為骨水為血脈天

為皮崑崙為頭顱江海為胃腸嵩岳為背脊其外四岳
為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為兩眼循環照燭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
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憇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
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踏火輪
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
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
煎魚龜輝煌焜耀啟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生在
廣寒桂樹根漱嚙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搗之靈藥
跳上蟾蜍背脊騎搗光美影蕩雲漠閃奎爍壁葩花搞

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為珠璣或落巖谷
間化作珣玕琪拾得喫者胸臆生明翬內外星官各職
職惟有两鬼两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两鬼隨即
揮刀鉞禁制蝦蟆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
為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两鬼人間娛一鬼乘白狗走
向織女黃姑磯槌河鼓襄兩槓跳下皇初平牧羊群烹
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
巖鑿石取金卯西巖掘土求瓊歲巖訇洞砉石梁折驚
起五百羅漢半夜潑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
青兔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

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翳鳳來
陪隨神魁清唱毛女咏長烟裊裊飄熊旂飛鯨吹笙虎
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夸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
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曰依兩鬼各借問
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叙情詞情詞不得叙
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
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遠鼉鼉山上作窟穴蛇頭
生角角有岐鱈魚掉尾斫折巨鰲脚蓬萊宮倒水沒楫
攬槍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瓮盎或長如委蛇光爍
爍形躩躩叫鹿豕呼熊羆煽吳回翔魑魍天帝左右無

扶持蚊蟲蚤蟲蠅蚋蜚膚啞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
筋節解折兩眼蝻不辨妍與媼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
笞便欲相約與天帝鑿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
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
媧所搏黃土塊敢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
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豐隆
役黔羸礪斧鑿具鑪鎚取金奪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
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檄召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
約天皇蜂生鳥必鳳皇勿生梟與鳶生獸必麒麟勿生
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蠃生甲必龜貝勿生螭

與螟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斲人腸
勿生枳棘葷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蝎蚺虎狼
妨畜牧必過其孕孽啟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
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輿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
春秋風履正直屏邪歌引頑嚚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
不饑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恚
謂此是我所當為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叟叟
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
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竒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
名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鉄網尋踪逐跡莫放兩鬼走逸

入嶮巖五百夜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
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栢樗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炭熨
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仅幽谷底捉住
兩鬼眼睛光活如瑠璃養在銀絲鉄柵內衣以文采食
以糜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
顧咲但得不寒不餒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
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卷二十二終
梅魂水

鈍筆叢鈔卷二十二終

安國領氏水山草鈔書

海於善天土於判同並風

爾知時對不舞不瀟○憂悲自下卷

心襄莫塔突出籍發於崇林於棘則天馳兩泉亦自時

兩泉那靜米古以豨豨膏於疑總燈酥肉林以文卷會

此無翁慶對隱火萬八千○百八十八於幽谷有林於

於火照山谷不問於酥林離蘭艾蒿並漢羊艾謝茂婦

不愈燼五百齊火个个口土火對天恒故夫不烈如風

鈍筆叢鈔卷二十三目錄

藝文

李暈遣瘡鬼詩

王世貞表江流鈴山岡當廬小吏行

楊汝士壓倒元白詩 閔秀周淑禧題杜康廟詩

任道遜迴文詩二首 辛稼軒醉翁詞

蔣捷效辛稼軒體招落梅魂水調吟詞

瞿宗吉鞋杯詞 司馬相如美人賦

揚雄逐貧賦 蔡邕短人賦

班婕妤擣素賦 陶潛閨情賦

宋璟梅花賦

吳郡文伯

聖宗吉

同書

蘇軾跋辛翁神韻詩卷

封直經與文藝

蘇士壘

王世貞

李羣

溫

蘇文

鈍筆叢鈔卷二十三目錄終

鈍筆叢鈔卷二十三

吳何呈寄謝大友。檢郭劉玉。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執文

李暈遣瘡鬼詩

明詩綜

汝本顛頊子變化逃其形胡不肖厥祖騎龍升帝青而
為瘡鬼徒屑屑居滄溟復游人間世所行威靈坐令命
蹇子狼狽汝所丁其寒誰致然其熱孰使令淒淒挾絮
纒喘喘思風亭肉黃面亦皺呻唵不可聽巫師用桃茆
醫師進猪苓汝黨固蟠結百執無一寧嗟汝聖王裔區
區獨伶俜遷居乃令德肆虐非常經我今賦新詩送爾

揚歸舸東方有蒼龍鼓腹生雷霆西方有白虎利口惟
臙腥赤鳥司南方丹砂耀修翎元武在北門閃目光熒
熒四方汝無往恐汝罹天刑汝宜返故鄉寒泉肅冷冷
綠荷以為衣丹霞以為高珠簾水晶幌貝闕琉璃屏飄
飄曳鸞旗洋洋下雲軒速行如風晝夜不可停從此勿
回首一去三千齡然其流固不自覺於世路長帝青西

王世貞袁江流鈐山當廬江小吏行

湯湯袁江流截嶠鈐山岡鈐山自言高袁江自言長不
知何星宿獨火或貪狼降生小家子為灾復為祥瘦若
鸛雀之步則鶴昂藏朱蛇戢其冠光彩爛縱橫孔雀雖

有毒不能掩文章十五齒邑校二十薦鄉書三十拜太
史屹屹事編摩五十天官卿蒸鏡在留都六十登亞輔
少保秩三孤七十進師臣獨秉密勿謨八十加殊禮內
殿敕肩輿任子左司空孽孫執金吾諸兒孫拜跪一一
賜銀緋甲第連青雲冠蓋羅道途保直不復下中禁起
周廬涼堂及便房事事皆相宜文絲織隱囊細錦為床
帷尚方鑄精鏐胡盃杯宸籬雕盤盛玉饌黃票封大禧
五尺鳳頭尖時時遣問遺黃絨團蟒紗織作自留司片
片壓紗銀百兩頗有餘煎作百和香染作混玄衣溫涼
四時藥手自劑刀圭日月報薄蝕朝賀當暑祈但卧不

必出稱教謬直詞御史噤莫聲緹騎勿何誰相公有密
啟為復未開封九重不斯須婕妤貼當胸密詔下相公
但稱嚴少師或字呼惟中縣官與相公兩心共一心相
公別有心縣官不可尋相公與司空兩心同一心司空
別有心相公不可尋昔逐諸城翟黃冠歸田里後語貴
溪夏朝衣向東市戈矛生聲教齏粉成睡毗朝疏論相
公箒榜夕以至寧忤縣官生不忤相公死相公猶自可
司空司立殺爾凌晨直門開九卿來白事不復問詔書
但取相公旨相公前報言但當語兒子兒子大智慧能
識天下體九卿不能答次且出門去不敢歸其曹共過

城西即司空令傳語偶醉未可起去者歸其曹留者當
至未九卿面如土九卿足如枳為復且忍饑以次前白
事司空有得色相公直廬喜司空稍囁嚅相公直廬恚
不復問相公但取司空旨縣官有密詔急取相公對相
公不能急復呼兒子兒子大智慧能識天下體一䟽天
怒迴再䟽天顏喜九邊十二鎮諸王十三國中外美達
官大小員數百各各黃金鑄一一金直南海明月珠
子闌夜光玉猫睛鴉滑石酒黃祖母珠紅紫青靺鞨大
者如拳巖薔薇古刺水伽南及阿速瑞腦真龍涎十里
為芬馥古法書名畫何止千百軸玉變標金題煌煌照

箱篋妖姬回鶻隊隊皆珠色銀床金絲帳玉枕象牙
席杏衫平頭奴絲藤雙蹴踘酒闌呼不見潛入他房宿
生埋馮子都爛煮秦宮生者百叢花死者一叢棘近即
龍床底遠至山陰後凡我民膏脂無非相公有義鬼數
百人監司追卿寺以至大節鎮侯家并戚里逶迤洙泗
步繁繁西京手老者相公兒少者司空子謂當搥鈞柄
天地俱長久御史上彈章天眼忽一開詔捕少司空究
覈諸贓罪三木囊赭衣炎方御魑魅金吾一孫戍餘者
許歸侍意猶念相公續廩存晚計舳艫三十艘滿載金
珠行相公舡頭坐誰敢問譏征嘯傲鄙塢間足誇富貴

翁司空不之戍還復稱司空廣徵諸山材起第象紫宮
募卒為家衛日夜聲洶洶從奴踏邑門子弟郡國雄不
論有反狀訛言所流騰宗社萬不憂黔首或震驚御史
再發之天威不為恒御史乘飛置捕司空至京司空辭
相公再拜泣且絮今當長相別兒不負阿父相公心自
言阿父寧負汝不識一丁字束髮辟三府月請尚書奉
冠服更汝父汝父身不保安能相救取重懲監刑容少
入別諸姬歸者吾而配不歸而鬼妻諸姬心自言司空
何大癡歸者吾而配不歸人人妻還撫諸兒即阿爺生
別離金銀空饒積高與鈴山齊不得鑄爺身及身身始

知兒郎心自言阿爺何太癡有金兒當使無金兒自支
監刑兩指揮各携鉄銀鐙程程視漉寢步步相扶將有
酒強為歌無酒夜傍徨秋官爰上書頃刻飛騎傳一依
判臣法斃死大道邊有尸不得收縱施群鳥鳶家資巨
千萬少府司農錢上寶入尚方中寶發助邊不得稱相
公沒入優老田片瓦不蓋頭一絲不着肩諸孫呼踐更
夕受亭長鞭僮奴半充戍餘者他州縣夜半一啟門諸
姬烏獸竄里中輕薄子媒妁在兩腕相公逼飢寒時一
仰天歎我死不負國奈何生兒叛傍人一大咲嗒汝一
何愚汝云不負國國負汝老奴誰令汝生兒誰令汝縱

誰腹諸邊儲誰修
直諫臣誰為開佞
諛誰什國梁柱
原脫字抄補

史誰納庶僚賄誰翦國爪牙土木求神仙誰獨稱先駟
六十登亞輔少保秩三孤七十進師儒獨秉廊廟謨八
十加殊禮內殿勅肩輿任子左司空一孫執金吾諸孫
勝拜距一一賜銀緋甲第連青雲冠蓋羅道途以此稱
無負不如一婁豬食君園中料為君充庖廚以此稱無
負不如一殺糲食君田中草為君禦霜雪以此稱無負
不如韝中鶻雖飽則掣毛羽前嚙決以此稱無負不如
鼠在廁雖有少損傷所共多污穢相公寐無言次且復
傍徨類老不能赤泪老不盈眶生當長掩面何以見穹
蒼死當長掩面何以見高皇殮用六尺席殯用七尺棺

黃腸安在哉珠襦久還官狄鬼未稱尊一坵不得安為

子能負父為臣能負君遺臭汚金石所得皆浮雲

楊汝士壓倒元白詩

全唐詩話唐寶歷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

不吐

入觀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開宴于新昌里第元白在焉即席賦詩楊汝士後成元白覽之失

負不吐

色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

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

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醪醕

六不閨秀周淑禧題杜康廟詩

明詩綜杜康祠宇獨三吳有之

史籍

配以劉伶淑禧題廟一絕足稱新警

此詩在... 史籍... 廟一絕足稱新警

酹有新糟醖有醜杜康橋上客題詩最憐苦相身為女
千載曾無儀狄祠

任道遜回文詩二首 既江詩逸

離合藏頭七言一律一首

有開莫志針磨礪
如道學性猶路木橋味似溪
幾境仙空任榻短帳常穿光

大灣作瀨

大隔作瀨

讀法

鳴字藏

頭歸左

畔紐歸

右畔玉

分開直

須讀到

渾清水

清水清

同結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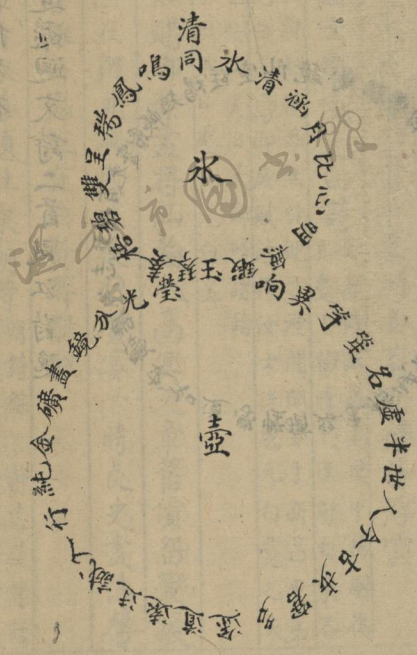
來讀了

又從壺

字起分

明二律

去仍回



清同

水

壺

鳴

雙

吳

碧

光

分

鏡

畫

金

磧

純

行

途

道

遠

過

誠

入

行

名

虛

半

世

人

久

古

安

寔

如

途

道

遠

過

誠

入

行

蘇東坡般涉調

漁隱叢話

東坡云余好誦陶淵明歸去來辭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有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

為米折腰因酒棄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
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咲語喧
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窻容
膝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知還本非有意噫
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
味步翠麓崎嶇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
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復不幾

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
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咏自引壺觴自醉此
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還止無身語琴書中自真

雜錄辛稼軒醉翁詞

升庵外集

山鳥吟豈本非自意意

童歸

升庵曰詞中騷雅僅見于此

曾去吾平今山峻此山小意容

長松之風如公肯予從山中心與吾子誰同湛湛千
里之江上有楓噫送子自東望君之門兮九重女無悅
已誰適為容不龜手藥或一朝取封者與遊兮皆童
我獨窮兮皆今翁一魚兮一龍勞心兮忡忡噫命與時
逢子取之兮食萬鍾

白蔣捷效辛稼軒體招落梅魂水吟詞升庵外集

醉兮瓊灑浮觴些招兮遣巫陽些君勿去此颼風將起

天微黃些野馬塵埃汚君楚楚白霓裳些駕空兮雲浪

茫洋東下流君往他方些月滿兮方塘些叫雲子笛

淒涼些歸來兮為我重倚鮫背寒鱗蒼些俯視春光浩

然吐出香些翠禽兮弄晚招君未至我心傷些

瞿宗吉鞋杯詞升庵外集

升庵曰楊庶夫嘗訪瞿士衡以鞋杯行酒命其姪孫宗吉咏之宗吉作沁園春以呈庶夫大喜

即命侍妓歌以侑酒

一掬嬌春兮樣新裁蓮步未移咲書生量窄愛渠儘小

主人情重酌我休逢醞釀朝雲斟暮雨能使麴生風味
 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跡月地偷期 風流到處便宜便
 豪吸雄吞不用辭任陵波南浦唯誇羅襪賞花上花祇
 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
 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司馬相如美人賦古今攷教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于梁王梁王悅之鄧陽譖之于
 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
 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
 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

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媿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
譬于防水火中避匿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
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居獨處室宇寥廓莫與為
娛臣之東隣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
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
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
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夕宿上宮上宮闈館寂寞雲
虛門閣晝掩暗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
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竒葩逸麗淑質艷光靚
臣遷延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奈遠乎遂

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
獨處重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
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
拂臣衣時日西夕元陰晦冥流風慘冽寒雪飄零閑房
寂謐不聞人聲于是寢具既設服玩珍竒金鉏薰香黼
帳低垂裯褥重陳角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
體呈露弱骨豐肌時親人柔滑如脂臣乃氣服于內心
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逝與彼長辭

揚雄逐貧賦

味曾有集

八卷其四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隣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怡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
六極投棄遐荒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土砂
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息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
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
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
繫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
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命
汝遠竄昆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
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柁舟爾復我
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

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德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矯瑤臺瓊榭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肴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僞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耐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處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遠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致辭不直請不貳心聞義

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

蔡邕短人賦

古今文致

侏儒短人焦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為文慕
化企踵遂在中國形兒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惟有
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不恐其餘冠公劣厥倭窶
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
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
形象誠如斯語詞曰雄荆雞兮驚鵲鶻鷓雛兮鷓鷃
雌冠戴勝兮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
即且繭中蛹兮蠶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闥兮梁

上柱鑿鑿頭兮斲柯斧鞞鼓捕屢撲脫杓椎兮擣薤
杵視短人兮形若斯

班婕妤擣素賦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庶色聽霜鶴
之清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柏之貞脆
豈榮凋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
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黃而絕聲改容色而
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裙裾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
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
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顏凝朱不能

異其唇勝雲霞之適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
流光咲咲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默雙眉如張頽肌柔
腋音性閑良于是投香杵扣玫瑰擇鸞聲爭鳳音梧因
虛而調遠桂由貞而响沉散絮輕而浮捷節踈亮而清
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墮不麈匪瑟匪琴或旅環而
紆鬱或相參而不襍或將送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
鴻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杳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
手之參差從風颺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
卷清寡鸞之命群哀離鶴之歸晚苟是時鍾期政聽伯
牙弛琴桑間絕响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

笙以象唸若乃窈窕妹妙之年幽閑貞轉之性符皎日
之心甘疾首之病歌永綠之章發東山之咏望明月而
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元黃之妙匹準
華裁于昔時擬異形于今日想驕奢之或至許椒蘭之
多術熏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愧慄百憂之盈抱空
千里兮含泪侈長袖于妍袂縱半月于蘭襟表織手于
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訊沿路之遐真怨芳菲之易泄書
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慚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
掩咽知絲絳女生苦兩鬢成雙眉吐紫蘇川東

吳其陶潛閒情賦

古今文徵

卷之四春珠黛酥

嘉慶

李性學曰陶元亮之歸去來辭有野鶴任風聞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洒讀間賦堪令起舞

身之表

董中峯曰起伏變化嚴紫自舒轉警策中帶遊戲所謂洞庭鈞天而不溘霓裳羽衣而不綺

墨題

起于先秦而上者也

初張衡行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淡泊

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

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

言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

自者之意乎

夫何懷隱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

有德于傳聞鳴佩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于

有德于傳聞鳴佩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于

俗內負雅志于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
一盡于百年何歡寘而愁殷寒朱帷而正坐風情瑟以
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日以流盼含
言咲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扣林白雲依山
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
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惧冒禮之為讐待鳳
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
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
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
氣或脫故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元髮于頽肩悲佳人

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
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華粧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
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
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床前願在畫
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
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于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飈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
願襟袖以綿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
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遺徒契以苦心擁
勞情而罔訴步容與于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

餘音倘行行之有覲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
悵想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徒倚以
志趣色慘悽以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
負影以偕沒月媚景于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
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
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
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向晨繁
霜繁于素堦雞歛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
閑和終寥高而藏推意夫人之在茲記行雲以送懷行
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

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
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憇遙情于八遐

魏宋璟梅花賦古今文致

雲書劉越石曰以鉄心石腸者為此心
婉麗之言誰謂有傲者無媚舌

受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執再北隨從父之東

香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願瞻地墻有梅一本敷葩于榛

蒼莽喟然歎曰斯梅托其所出群之姿何以別乎若其

林真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闐歲晏歲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

坐窮檐以無朋命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

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共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于
宿梓擢秀敷榮水天一色胡襍還于衆草又蕪没于藜
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
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諧麗踈葉暗嗅又如敲
香是謂韓壽凍風晚溼夙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
愛日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
雲晝悶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蠹素擁柔又如
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温伯雪子目擊道
存或俯或仰匪咲匪怒東郭慎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
靈均或欺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或輕盈如飛燕口吻

雌黃擬誼難遍彼其蕪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
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
皆出于地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
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或朝蕤而速謝或夕秀而
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
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
至若栖跡隱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遜巖穴江僕射
之孤燈向寂不怨悽迷陶彭澤之三逕挨閒曾無悟結
諒不移于本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抒懷用
垂示于來哲

鈍筆叢鈔卷二十四目錄

藝文

衛恒四體書勢序一 附頌

四體書勢序二 附頌

四體書勢序三 附頌

四體書勢序四 附頌

孫綽序蘭亭詩後

閨秀梁瑯環古今女史序

朱彞尊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朱彞尊韞光樓印譜序 宋石刻金谷序

韓愈送王秀才序 武墨蘓氏織錦迴文

記 楊慎新都八陣圖記

六

韓愈五言古詩

宋子陵金谷詩

宋子陵詩

宋子陵金谷詩

宋子陵詩

宋子陵詩

宋子陵詩

宋子陵詩

宋子陵詩

蘇文

鈍筆叢鈔卷二十四目錄終

鈍筆叢鈔卷二十四 尚書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出

此執文 尚書卷

秦衛恒四體書勢序一 附頌

恒字巨山河東安邑人少辟司空齊王轉太子

舍人尚書即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書草

隸書為四體書勢常履坦曰首及六書緣起

古文蝌蚪書及周秦篆書次及秦隸次及漢草

源委井然筆亦瘦硬通神第三首云上谷王

次仲始作楷法楷即隸也故路史云有古文楷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

執文

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
 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
 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
 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
 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
 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
 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
 謂之蝌蚪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
 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復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

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
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康王塚得策書十萬餘言按敬
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
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讚其美媿不足廁前賢
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
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
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
分大晉開元宏道教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

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萃尊
以垂顙山嶽嵯峨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
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
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顧若雨墜于天
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
蕪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
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
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宣

天寶四體書勢序二

附頌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篆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爰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

古今襍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此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
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
若黍稷之垂頽蘊若蟲蛇之焚緼揚波振擊鷹峙鳥震
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
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
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
駉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見得指撫不可勝原研
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倬揖讓而辭
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繁斌斌其可觀摛

華豔于紈素為學執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愠作者之
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旃

四體書勢序三 附頌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人佐書曰隸字漢
日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
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
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
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酌酒討錢足而滅
之每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候其醉
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

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
梁鴻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武
帝欲為洛陽令而以為比部尉故惧而自縛詣門署軍
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
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
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
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于秘書
今八分皆宏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
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
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文行于世云作隸勢曰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
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
或蛩蛩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鐘簾
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嶺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
譎詭不可勝原研索所不能計辛賜所不能言何草篆
之足美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
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其書其工云是宜言也

四體書勢序四

附頌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帛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孟達田彦和及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于西州而於功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

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
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曰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勲其墨翰惟作
佹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益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
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
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峙竦
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骸將奔未馳或點點點點狀
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拂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恟慄若
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蟻搗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

若杜伯捷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遠而望之隴
馬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
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

孫綽序蘭亭詩後

天壤遺文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淳之則清滄之則濁耶
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間步于林野則寥落之
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頌探增懷聊于暗
昧之中期乎瑩拂道暮春之始楔乎南澗高嶺于尋長
湖萬頃乃藉芳草蔭長松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
同榮資生成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然焉

復覺雕鷄二物哉耀雲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
氣之往復推揚新故互換今日之跡明復陳矣原詩人
之興致諒歌咏之有由即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

五言

閨秀梁瑯環古今女史序

怡情小品

錢燭臣曰風華掩映如遊上林春苑襟袖皆惹
芬芳具此才情可與曹大家蔡文姬分鑣並馳

不意班范乃在
閨閣真吐吐

批風抹月鼎呂属于騷壇衮正鉞邪刀球歸于椽筆余
女子也僭定石渠無逃越俎纂修彤史或免曠官二十
一史有全書而女史缺焉飄零帝之芳魂冷落閨中之

玉牒是以旁摭群書犁為八史顯幽恚闡鴻細全收亦
香奩之水鏡淑媛之志林也一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
正不乏人霞珮瓊琚根器多能度世故鍊形脫去標塵
外烟姿持鉢皈依印法中之正果豈直毛女麻姑已哉
二國史夫媧皇煉石補空重新世界金輪河魁運手蟬
赫寰區代有聖神制多繳政千秋生色萬姓式靈亦筭
黛之羲軒珮環之姚姒也三隱史夫烟霞結性耻臭群
膾薜荔為衣生憎俗膩如接輿婦於陵妻繫繫可數洵
貧子針砭庶夫鼓吹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不令巢由傲
色園綺占馨矣四烈史夫剛腸所激何難捐脰明心正

氣常轟亦可全生矢節嘗橫襟而覽擊節而嘆何烈之
多竒也從容慷慨各呈夷峭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
之致豈獨睢陽齒常山舌子卿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
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情之論乃如
巧心濬發蒸思飈飛著作勒于丹青結撰潤于金石千
秋來如大家惠姬葦未易彈指也六韻史夫名姬高翥
多憂玉之鴻篇仇女幽棲剝敲金之秀句冷堪捧腹淒
欲斷腸汰其繁蕪如其精液傾崑取琰倒海探珠詩窮
寧獨男子耶七艷史夫苧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
城上咤異采之如神是靈氣所蜿蜒江山所勃窳望而

魄落見而魂褫就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玉
真間恐銷滅無色八誠史夫桑間濮上並廁閔睢冶女
淫風可砥芳潔婦人之駘軼失檢者豈少哉人生于情
而節情乃以導性誰能無欲而損欲勝于多欲摘為女
誠是慾火坑中清涼散也噫世有知我者其目為董狐

朱彞尊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曝書亭集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
甌文昭年相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禁正則定交二公
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雁宕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
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之緒論撰不休

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為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釣孤
耘蠶浦蠻村蓋遯世之士也所著紀年補遺百卷正則
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曩朱
溫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
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編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
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
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
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予書

真問朱彞尊韞光樓印譜序

曝書亭集

並陳閣雜文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冉六年歿灰埃之蓬勃而轅馬

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冷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
之顛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
宅子何為入其域乎其嶺鬱律其谷崕岬寒莫寒兮白
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闔于潭虎嘯于坡竒狸野于青雀
紅鴉豪猪之箭寇雉之囚一夫入山不能懾邪主人于
是徬徨于自晦及朔馬釋其啣車柅其軸鄰有許子
實夫暨胡君翹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
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愠笑
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
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

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
卧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
八月初吉書以為序乃裏糗糧出郭門去

寶夫宋石刻金谷序升庵外集

吳新野 楊升庵曰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入以
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
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
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
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
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
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

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
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在車中
道路並作及住今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
能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
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下量韓愈送王秀才序

八大家古文

儲同人曰將醉鄉記抑揚評論幾不解所謂讀
至終篇知立言之悲也醉鄉之後不振而公力
又不足以振之
序之結穴在此

吾少讀鄉記詳私怪隱居無所累于世而猶有是言哉豈
誠告于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

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于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
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搵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
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
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
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
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
之文辭而嘉良臣之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未見吾也
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
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于其行
姑與飲酒

身安余與樂實共處世中畫文盡莫莫

武嬰蘇氏織錦迴文記

說郭

發字愚其妙

天知而

王守溪曰唐張仲素皇甫威皆有迴文錦賦行于世未若此記如浚縣西子臨波洛妃又月白

不散也

風清雲輕霧薄此唐文仙品也

曰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乎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寄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

金華叢書
卷之七

南將軍留鎮襄陽馬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恨陽臺又專伺蘓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憤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向往蘇氏憤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忿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及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咲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齋至襄陽馬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

安國頂氏山水亭鈔書

陽臺之關中而其徒如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
重蘇氏置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亂追求
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昔屬文
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
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
將來也

楊慎新都八陣圖記

升庵外集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
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王伐吳防守江路行
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

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
八陣有重可嘒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
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
之于多美而出之于萬全非借一于背城而僥倖于深
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
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人八陣之妙不得
加于二曹不三馬懿師之梟敵而乃止試于七縱七擒
之孟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
南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達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
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

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怯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下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而予載之下君子獨遺恨于蜀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又未嘗忘也功既有成而後世尤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

聚細石為之凡八陣行六十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
 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
 列土壘約高三丈耕者或削平之經旬復突出此乃其
 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
 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
 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眾李斯為始皇篆鏤
 燕然竇憲破虜立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
 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
 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
 識使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祠宇行當新之陣

圖所在欲伐石聲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
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
推表山川考紀往者則史氏也遂書之使刻焉

鈍筆叢鈔卷二十四終

金華叢書卷之五

...

...

...

...

...

...

...

...

安國項氏水仙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二十五目錄

藝文

瑞安部豫逸凡甫輯

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書

司馬相如報卓文君書

王嫱報漢元帝書

徐淑答夫秦嘉書

陶潛與子書

李文姬戒弟燮書

蕭統錦帶書

婁寅亮諫選太祖諸孫劄子

高則誠烏寶傳

元結自釋文

蘇軾補龍山文書

宋潛溪文原上篇

宋潛溪文原下篇

虞淳熙原酒帝書

虞淳熙原色卓文書

虞淳熙原貨書

蘇虞淳熙原怒

鈍筆叢鈔卷二十五目錄終

安國頭氏山水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二十五

王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執文

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書

古今文致

羣華競秀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
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子溺于淫而不悟朱絃
齧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唵傷離別努力加餐無
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司馬相如報卓文君書

古今文致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

地筆叢鈔

卷二十五

執文

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噲而迴予故
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古今文苑

合妾王嬙報漢元帝書

古今文苑

臣妾幸得備員禁闥謂身依日月死有餘榮而失意丹
青遠竄異國誠得捐軀報主而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
移于畫工南望漢關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
少憐之

古今文苑

徐淑荅夫秦嘉書

名媛詩歸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
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孫也自初承問心願東歸迫

疾未宜抱嘆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巖粧已辨發
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
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
悠而君是踐冰霜慘裂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
輒俱非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咏萱草之喻以消
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遠樂土優游
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
而不能出耶

陶潛與子書

廿二史文鈔

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意旨發斯語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勉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

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少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
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
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
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
記稚春晉時搯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李文姬戎弟燮書

廿二史文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常履坦曰文姬因女父遭變托幼弟燮于父之
門生王成成始庇之得無害及梁冀誅上求固

嗣燮始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殊甚既而示戒之

不難其得人保孤尤難其勸戒得體女子中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魏文

三

有學問者

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
矣惟引咎而已

蕭統錦帶書 說郭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啟青陽之芳
辰梅花舒兩歲之粧栢葉泛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
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
帳牲縱琴堂設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

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嘆參商之隔但某執
轡賤品耕鑿庸流沉疴南畝之間滯跡東壑之上長懷
盛德聊吐愚衷謹凭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伏以節應嘉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
于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
芳園韻响玉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烟霞尋
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翮成萬
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其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
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長披習鄭玄之逸氣既而
風塵頓隔仁知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群之恨敬

伸數字用寫寸誠乘北無菱引之憂如百鰓之狀始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
鷗飛林競散佳人之鱗魚游碧沼疑呈遠道之書燕語
雕梁狀對幽閨而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
跨礪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
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
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逸人墻東隱士龍門退水
望冠冕以何年鷓路頽風想簪纓于幾載既違語嘿且
阻江河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伏以節屆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

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
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舉詩成七步函蚌胎于學海卓
爾超群蘊抵鵲于文山儼然孤秀但某窮途異縣歧路
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响鷄
驚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乘運壁之契
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誠至矣今因去燕聊寄葛
藟如遇回鱗希垂金玉
伏以麥隴移秋桑律漸暝蓮花泛水艷如越女之腮蘋
葉飄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于是盈樓
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繞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

逕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
醕酌頽山實君子之佳游乃王孫之雅事其沉疴漳浦
卧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
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繁札
以代勞人佇觀芳詞希垂愈疾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啾繁
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山土
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水
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
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

間時假德以為隣或借書以取友三十年之獨鶴暫逐
雞群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
不具伸應俟面會

伏以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
露夜凝直泣仙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禁于大
谷之中故知節物變哀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
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榦嵇中之
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
笈尋師罕逢見日俯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
龍後鶯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
信希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矐領袖嘉賓
傾玉珮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其登山失路涉海迷
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泪當以黃花
咲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泛陶公之酒聊因三
鳥略叙二難而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夙念不黜魚緘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途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
木之聲更問采葵之咏屬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霜抱
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彩而均調紫
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

安固項氏水仙亭鈔書

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皎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
生既無白馬之設且乏碧鷄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
面以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節屆玄冥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
川映庭樓而疊迥胡雲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思
敬想足下山嶽鍾神星辰誕秀潛明晦跡隱于朝市之
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遊穿墻自活終
朝息費若孔子之為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臧牛衣
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搵忍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
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垂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
書更共范生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脣虹入
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
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以留客
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
心之冷某携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
虹旗而干決成敗退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
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敬伸微
意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友思仁

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漠地之池雪
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栖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
願無捐德其種仄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灶以揚聲不逢
蔡子駕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曝
腮之患既為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婁寅亮諫選太祖諸孫劄子

清波雜志

周輝曰余紹興間得婁寅亮諫遴選太祖諸孫
劄子詞極愷切不知婁為何許人近聞乃温州
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
鄉邦大浸父子皆歿于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
此子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

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慮也仁宗皇帝
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羅
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
下克已憂勤脩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
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諛臣進說獨推
濮王子孫以為舊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
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
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點虜
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

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內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

赦

此劄前輩已節錄數語入羣乘近
余觀海先生錄全文入東甌遺志

高則誠烏寶傳

輟耕錄

烏寶者其先出于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至寶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遊盡得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寶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神之術顯迨寶出

卷之三
藝文

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
寶輕薄柔嘿外若方正內實垢污善隨時舒卷常自云
得聖人一貫之道故無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
謀于寶小大輕重多寡精粗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
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散處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
加守護焉其有老死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
之末俗也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
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局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
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每屈輒往終身服役弗厭其屢
人貧氓有傾心願見終不肯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與

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者若此
寶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嘗客于宏農田氏田氏樸
且嗇寶竭誠與交田氏歿其子孫好奢靡日以聲色宴
游為事實寶甚厭之隣有高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遂
挈其族往依焉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為人也多
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
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寶遊自寶之術行挾詐者往
往偽為寶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寶之術益尊是以
崑崙抱璞公南海元珠子永昌從草生皆能濟人與世
俯仰曲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與寶交苟得寶一往則

三人亦無不可致故術譽咸歸于寶焉寶族雖夥然其
狀貌技術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烏寶云烏氏見于
春秋世本姓苑若有餘技焉烏獲皆為仕顯至唐承恩
重肩迨寶而益著寶裔本褚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
可知矣寶之學雖出于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
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寶生于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
是顯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豈獨寶之
罪哉

寶元結自釋文 廿二史文鈔

科表音 常履坦曰文筆估徇是唐文中別一種獨韓愈
重之 李肇國史補天寶之亂元結自汝瀆大

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
禁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師中行子
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之稱猗玗
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聲吏酒徒呼為漫吏及
為官呼
漫即

河南元氏望族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
史世系在家牒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
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嗣始稱猗玗子後家瀆濱乃
自稱浪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即既
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吏彼
誚以聲者謂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箆而畫船獨
聲齧而揮筆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

屯筆叢少
卷之五
藝文

作不帶筴箸乎又漫浪于人間得非聾齟乎公漫久矣
可以漫為叟於呼吾不從聽于時俗不鈞加于當世誰
是聾者吾欲從之彼聾叟不慚帶乎筴箸吾又安能薄
乎著作彼聾叟不羞聾齟于隣里吾又安慚漫浪于人
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性情誕漫其
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筴箸
全獨而保生能學聾齟而保身而全家聾也如此漫乎
非邪

蘇軾補龍山文

古今文致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

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座嘆服恨今世
不見此文乃戲為補之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群哲壺歌雅奏緩
帶輕恰胡為中觴一咲案發梗柶競秀榆柳獨脫驥
文騫騫塞先蹶楚狂醉歌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並
髮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鞮宰夫揚解
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右朝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坵壑散
髮箕踞陸車天全顛沛何惧腰適忘帶足適忘屨不知

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
取我冠明日被眠寶璐不縷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
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

宋潛溪文原上篇

宋潛溪文原上篇

太史全集

歐陽文忠公全集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
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
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
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習見之矣然後筆之
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

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于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于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宋潛溪文原下篇

太史全集

原評此作一氣呵成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學者能體會此等文字胸臆自然浩大千變萬化

下筆如有神矣

為文必在養氣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榮纏弗紊吾文之敞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兩間自色自形

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
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
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
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
非文之至者

古之虞淳熙原酒

或云淳熙原酒或云淳熙原酒或云淳熙原酒

禹之神尚矣豈不分荼齋哉無以旨亂所以知旨之人
故禹視清醴泮水也狂夫昏之無神禹神旨酒稽天其
天乃淪寓易朽膏易涸腐脅變色納于糟卽五官塾而
魂魄擾上者為祖下者為落悲夫或有道曰若何乎交

神夫天君者一獻而閭九獻而融獻無過九也乎膺靈
泉天君之上尊也明水汁獻其侑也以不神交神未有
不合漠者也

虞淳熙原色

舌之觸腭也唾而液手之抵掌也摩而液觸而合而液
流凡觸皆我也夫歿血蒙汚以未腐之口至者一手一
腭不潔者胡唾之摩之瀝液竭澤而不止耶以我觸則
無所用止以汚觸則宜止將由乎芳澤脂黛而不止乎
麝臍檀心不觸于人將由乎倩飾衣服而不止乎釵股
幾孔不觸于人將由乎含瓠承臻而不止乎脫髮墮齒

不觸于人凡觸皆我也故睞視夷光掌視秦青不色于色矣

出虞淳熙原貨
朱提有隸赤莖有隸黃標有隸三隸者皆世之贍智才人也隸死于朱提隸死于赤莖隸死于黃標智殫才窮而貧不能有其身矣夫衆人之寶之是智藏也是才府也氣耗于持籌精奪于發鷲神眩于騰蚨三寶亡而府藏空虛空虛焉則死夫死其甚者也鬼擲揄而入攘攫身胼胝而囊羞澁沃焦斧而斲盈寄通衢而思守隸而役役以死也哀哉智藏之守隸以察庶才府之守隸

以公清察廉公清升中于天而百貨極焉

虞淳熙原怒

身游氣也凡氣皆客也香傳之而鬱勃風蕩之而迅激
雲掃之而流突凡氣惡逆也香逆而熄風逆而霾雲而
雨是知肅容知馭氣矣人有神可殺可辱可詬可病神
必知之神者以鈇鉞夏楚謠詠摘治假人神而反治其
身者也游氣見逆即讐人神讐神者即自讐也神避讐
而出逆氣成象焉熄矣霾矣雨滂沱是知存神知馭氣
矣

鈍筆叢鈔卷二十五終

鈍筆叢鈔卷二十六目錄

執文

仲長統樂志論

戴逵放達非道論

魯褒錢神論

袁粲狂泉論

元結時化論

元結世化論

李華卜論

王禕醫家論

鈍筆叢鈔

卷二十六目錄

金筆叢鈔

王禕論堪輿

羅一峰論聖賢同春

樂純學書論

王禕論釋氏宗旨

王禕論道家本末

王禕論

身者

而

天蘇文

鈍筆叢鈔卷三十六目錄終

安國瓊氏水仙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二十六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執文

仲長統樂志論 廿二史文鈔

常履坦曰閒淡有風神晉陶潛似之亦以志趣相埒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
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
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于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安神房闈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
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講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
物彈南風之雅搯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
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魯褒錢神論 廿二史文鈔

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傷時之貪鄙乃隱其姓名作錢
神論 常履坦曰滑稽
之論聊存之以慨世

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其
流如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

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
之類發難開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
君長處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
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甿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
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
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
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贏二文君
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

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
危可使安死可使活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
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
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
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
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
士不往仕無中人不歸田雖有中入而無家兄不異
無翼而欲飛無足而能行

戴逵放達非道論 廿二史文鈔

逵字安道譙國人以博學綜才執居會稽之剡
縣性高潔常以禮自處深以放達為非乃著論

常履坦曰矯時
文論不入于腐

夫親歿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人也而古之人未始以被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狗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羨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御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

純筆叢書
卷三
藝文

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
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蕙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
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偽薄者
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弊
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乘其本雖聖賢所
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者
亦曷能不栖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
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
尺直尋之旨采其被禍懷之由若斯途雖殊而其歸也
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

自駢以物自誑以偽外眩踴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
真主以塵垢翳其天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袁粲狂泉論 廿二史文欽

粲初名愨孫後改名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宋
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嘗
以與人周旋難以獨立因著此論
鑿也曰而混沌死士君子不隨俗而靡者歎矣

文特
簡峭

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
國君穿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
為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
具國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前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

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欣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元結時化論

元子問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呼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婚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讐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勢利所化化為市兒翁

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
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情忌所限
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
為恩倖所迫廝皂化為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
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于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
于禽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于魚鱉祠廟化為宮寢
或曰數于禱祀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性情為風俗
所化無不作狙狡狂詐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
諂媚淫僻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奸邪感促之色
翁能記于此乎

餘韻元結世化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嘆曰吾昔聞世化之說又異于此
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
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霜雪化為衣裘呻
噓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載鳥犬化為
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
內卷戰鬥闔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
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
人民相與寄身命于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乎動息山
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

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
風雨非却舍也邪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
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死
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
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走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
免而存者一息非千載也耶僂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
攘其骨肉鳥獸非君子也耶

李華卜論 事文類叙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
鄰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于介蟲為長

而壽古之聖者刻而脫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年
勦其壽既殘勦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
心聖達之謀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鑕其骸精氣
復于無物而直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
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骨而決疑豈
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
疑于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
祭無尸尸之重重于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

者不成則屠犬豕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
祥器也其神者踴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
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下之物而為神固
無恚然是以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
之豈神明責殺享腥羶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
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言之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
夫潔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
一草木禱一禽獸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荅實歟妄歟犧
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作太元設卦辨
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

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馬假夫著龜乎又馬微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夫感 王禕醫家論 青岩叢錄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襍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為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奧而義宏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于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

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為詳備晉王叔和
纂岐伯華陀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
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為精
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
論王砮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
濕而不著濕熱之說砮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
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薦濟物之
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言啟後學有功于醫道深
矣當時王肅有外臺秘要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
針能殺生人而不能啟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

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于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
在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于仲景惟錢深入仲景之閫
與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無
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啟內經之秘惜其遺
書散亡出于闡孝忠所集非乙之本真也若大觀間陳
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以一定之方而應
無窮之病識者固已知其昧于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
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
于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
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推內外三陽尤

尅于治脾土其為法專于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
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
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為法主于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
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為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
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
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至江南傳之宋
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之言
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
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沈括夢溪筆談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

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隔胃中者莫如

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
 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
 用丸此其大槩也近世用湯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
 率湯劑氣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發不過三
 五錢極矣此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
 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王禕論堪輿 青岩叢錄

堪輿之說原于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立邑立家室
 固未有不擇地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
 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嘗其十二
 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
 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
 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為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

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為閩中
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於星卦陽山陽
向陰山陰不相乘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剋之理其
學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鮮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贛人
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輦尤精其學其為說
主于形勢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
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于今大江以南
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
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羅一峰論聖賢同春 諸子狄白

夫天地之化燠而為春熱而為夏涼而為秋寒而為冬
方其至也推之而不可拒及其去也執之而不可留雨
生於雲木生於山雲與山不得而有也春生于天天且
不得有之而人欲有之以為常不亦惑歟曰是非客所
知也夫春在天為元在人為仁仁固春之為也邵子曰
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是春形于身則晬面盎背形于家
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即其人入其室如在
春風中矣舉夔稷契得之為唐虞之春伊傅周召得之
為三代之春孔子得之為萬世之春當時弟子得之為
浴沂風雩之春自是千有餘歲周子春于濂溪明道春

于河南夫是春也得于天而有於我是固所以為常也

書苑樂純學書論

雪菴清史

秦興同天下之書李斯遂為世宗時則趙高胡毋敬改
省篆籀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
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昉
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
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羲獻復變新體別以
今隸謂之楷法史游又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
法謂之草書衛瓘復採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草羲獻
之書謂之今草結構微渺者謂之小草復有所謂游絲

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伯升以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故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于諸體其員勁古淡則出蟲篆其點畫波發則出八分其轉換向背則出飛白其簡便痛快則出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制惟真生行惟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之而能走者也或云草書十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此豈知書者哉每觀古帖欣然有得便即臨寫雖不甚肖亦覺有致昔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謂章七書必不佳少其從門人也若下筆之

際盡做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
習兼通心手相應乃臻妙境大要臨書易得意難得體
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
也臨進易摹進難斯言得之矣乃真書之妙無出鍾元
常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瀟洒縱橫不拘平正至唐人
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矧歐虞顏
柳前後相望故其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彼魏
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畫字之真態譬如東字之長西字
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明字之斜黨字之正干字之
疎萬字之密各有所宜隨字體認故字之眉目在於點

此要顧盼精神向背得勢字之體骨在於畫須要勻淨起止合節字之手足在於人須要伸異度變化多端若鳥翅若魚翼翩翩自得字之步履在於挑剔須要沉沉實實或帶斜拂夫橫引而外至用筆之妙全在轉摺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道然真以轉而道草以摺而勁此又不可不知作字之法懸真頗難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蓋用筆不可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善哉元章之言可謂妙得筆理者也

草書之體若見鬪蛇若見擔夫若見大娘舞引伸觸類
造妙入微欲其曲折員而有力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
雖畫沙如壁折如印印泥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
一拂皆有三折一入皆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
欲自相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四點一起兩帶一應筆
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美子便不似書又須略考篆
文以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
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泰春奉形同體異一胸中
斯無錯誤揔之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
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又不可死蛇挂樹踏水蝦蟇也

至于用筆之訣盡之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
前筆後雖持筆有偏正不同然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
不可已元常以多力豐筋為書法夫亦立骨取態之義
云雖然學書何容易哉即用筆墨之間亦自有法文房
四寶闕一不可用墨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作行草欲
燥潤相襍然不可太濃蓋潤以取妍燥以求險太濃筆
滯太燥筆枯筆欲鋒長勁而員長則舍墨勁則有力員
則妍美此又臨池者所當知也嗟夫學書何容易哉一
畫失所如壯士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學書
何容易哉余先叔祖小洲公及先君子賓吾公皆于臨

池着力遺蹟猶存余小子不敏每取諸帖及先君子遺
踪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嘗去臨摹獨書頗覺散朗多
姿乃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奚厭章七哉

王禕論釋氏宗旨

青巖叢錄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
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為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
先或後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為四部律謂之毗泥金剛
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
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
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宏其綱要

謂之中觀論煥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
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自漢永平二年佛法
始入中國厥後離為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
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
之立羯摩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宣作疏以明之四分
律遂大行是謂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
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
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為瑜珈
之宗唐貞三年三藏元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
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

金華叢錄水仙亭鈔書

製疏論是為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
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為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
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其說乃大備顛
授淮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湛
然是為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
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
百萬言壹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為賢首之宗瑜
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于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
天台為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
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宏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

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
傳宏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
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
之其傳為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
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臨
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
微妙充機不可湊泊是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
湖南宗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
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
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為

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
而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為藥
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
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
大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驪仰
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止弗繼雲門曹洞雖
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用震蕩無際久
盛于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
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
是為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

意作資持記乃與會之說不能有同是為資持之宗二
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
也大抵佛之為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邈源遠而流益
分于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為滯
于名相教則譏禪為溺於空寂若律之為用雖禪教所
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于為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
取勝一破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
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為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
秀同受法于宏忍能則為頓宗秀則為漸宗道一神會
同出于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于知解其不同

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拱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杓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玉禱論道家本末

青巖叢錄

老子之道本於清淨無為以無為為體以無為而無不為為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以來文帝之為君曹參之為臣常用其道以為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為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為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為異

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錄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出實始為之宗至于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為服食其為術愈偏矣符錄之事黃老之書亦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為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錄為科教科教其為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之

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為得罪于明教科教之說鄙陋
不經庸黃冠資是為逐食之具為世患蠹亦未甚鉅也
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
藥大君以君子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鼎真之
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慘張角孫息呂用之輩遂以
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具傳
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
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又道教七祖
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乘異至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
一之家寔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

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矛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云道家之說襍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于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為天師永壽年間受于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可見矣

不豈書黃帝管長為道食之其為世忠誠亦未甚難也
鈍筆叢鈔卷二十六終

安國項氏水仙亭鈔書

温为不(印)文館

溫州府志



卷之二

賦

